

母亲是炎夏走的。从那时起，一度我几乎不吃粽子了



无味清水粽



市面上粽子种类五花八门，清水粽虽是小众稀罕物，却一直是我最喜欢的。

小时候可吃的东西不多。端午将至，家家都包粽子，并视之为隆重的仪式。与拙于烹饪的父亲相比，母亲无所不能：腌咸菜、做泡菜、推汤圆……食材匮乏，愈显她身手不凡。她生于乡下，小小离家就读护士学校，后入伍成为军医，再后来转业当厂医，天晓得她怎么会捣鼓那么多玩意。

母亲包粽子，清水粽，那叫一个利索。泡过的糯米，湿润润装满一搪瓷盆，加上一叠不知从哪儿弄来的青悠悠粽叶，即是全部食材；一小捆细麻绳，一双木筷，一只粗瓷勺，便是全套工具。她面容庄重地坐下，取了粽叶，横向倾斜着向内卷入，再将后面的粽叶朝外包裹过去，一翻一卷就弄出一只“漏斗”。没待我看清，她舀一勺糯米倒入“漏斗”，一手握紧漏斗，一手拿木筷“嚓嚓”将米捣几下，而后用手重重压上几压，嘴角因为用力抿得紧紧的。

“端午节为什么要吃粽子？”母亲考我。

“为纪念屈原呀！”我赶紧回答。尚读小学的我，很自豪能在母亲面前显示我那点可怜的知识储备。

接下来的动作让我眼花缭乱。但见母亲十指翻飞，一只粽子便初具雏形。随后扯一截麻绳左绕右缠几下，不过几秒，粽子便结结实实握在手中。

我兴冲冲抢过一把粽叶打算如法炮制，可看似简单的动作到我这里完全走样，粽叶卷来卷去终是各自为政，且屡屡与糯米分崩离析。如是折腾几番，我失了耐心，丢下粽叶跑了。

待我疯玩回来，一大盘青绿的清水粽已热腾腾出锅。我不顾烫手提起一只，一边吹气一边拿剪刀剪断麻绳，剥开紧裹的粽叶，呼，糯米与粽叶的清香相互缠绕，直钻鼻孔。慢点，小心烫！母亲絮叨间，一只粽子已被我消灭。

那粽子特别紧实。隔水蒸熟的粽子彻底改变了糯米在盆中一粒粒一颗颗的散漫状态，似被模具压过，变成光滑得看不出米粒原状的圆锥体。那时

白糖凭票供应，十分紧俏，清水粽不能蘸白糖吃，但白粽子一样吃得眉开眼笑。

母亲兴之所至会包很多小粽子，长度不过中指的两个指节，小巧玲珑，十分伶俐。用一根麻绳串成一串，拎在手里像一串活蹦乱跳的绿蚂蚱。我刻意提了“蚂蚱”踱去隔壁家，说是串门，实则显摆。当然，“蚂蚱”出锅后，母亲总让我提上一两串给隔壁小孩送去。

若干次想学“手艺”，可竟然学不会，后来彻底放弃。

母亲勤快又能干，我不会又有什关系？我心安理得享用每年一度的端午美食，直到有一天，再也吃不到母亲包的粽子。

母亲是炎夏走的。从那时

起，一度我几乎不吃粽子了。

现在，家家户户包粽子的景象好像不多见了，每逢端午节前后，市面上会涌出许多厂家生产的粽子。尤其近些年，粽子的种类、品牌更多，档次愈发走高，馅料中连鲍鱼大虾都悉数收入，价格也一路上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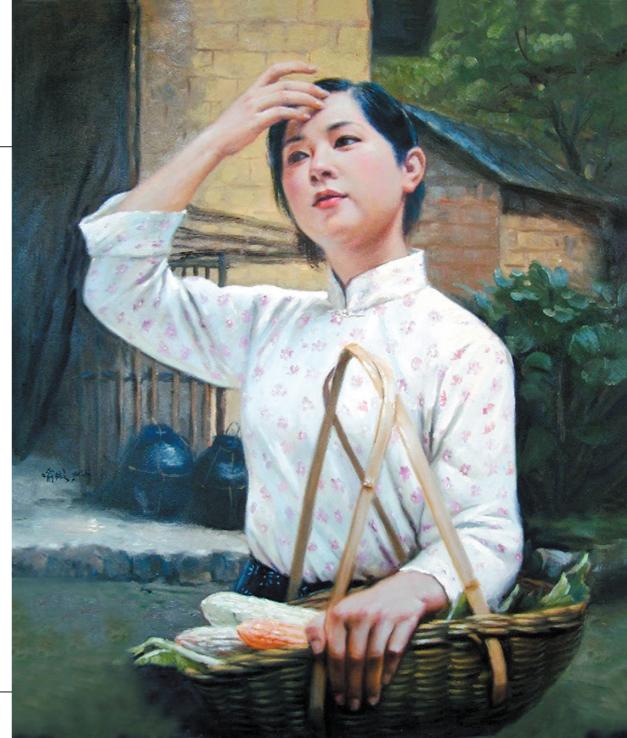
儿子喜欢吃粽子。他开心地拆给我看，这是蛋黄猪肉，这是豆沙莲蓉。他的勃勃兴致感染了我，我从半推半就，到渐渐接受。

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清水粽。

终究，惦记着儿时那一捧青绿一口清甜，那个端坐在一盆糯米旁边，变魔术般变出一只只粽子的再也见不到的人……无味之味，味尤深浓。

原乡·静秋（油画）

□喻彬



小满是有态度的，将满未满，
满而不溢，姿态丰满却不失谦恭品
德，犹如乡间待客之道

江河渐满

□郭发仔

天地之气自然吐纳，雨水、惊蛰、春分、清明、立夏，一张一翕，一节搭一节，不觉便入了小满。

小满，斗指甲，太阳到达黄经60°，时维5月20日至22日入节。其实，小满来得没那么正经，或许一场没有前兆的小雨，或许一次上蹿下跳的变温，亦或许什么变化都没有，节令的蛮腰一扭，朱唇微启，眉目轻挑，轻舒一口气，就是小满了。小满，小满。如此一念叨，倒像呼唤一名刚出生的女子。

乡间谚语云：“小满小满，江河渐满。”小满仿佛水做的节气，雨水节淅淅沥沥的开场白，没完没了，落在草木上，渗入泥土中。小满时，雨水还在淅淅沥沥，从早上到晌午，从晌午到黄昏，晚间一个人也闹得欢腾。小满是有目的的，不满不散，不满不欢。那雨不大不小，不徐不疾，像勤勉的母亲一勺一勺浇灌自家的园子，又像古时怨妇一句又一句倾诉衷肠。雨水足了不少，令细竹一丛从弯下腰来，让丰硕的黄葛树叶亮起来，大地也丰腴起来。满了，满了，似乎真的要满了。树上滴水成流，在水泥地面泾渭交汇，所有的沟渠和江河暴饮暴食了一般，激流勇湍，打着漩涡吹着口哨，像一支赶集的队伍。堤岸的杂草一点点丰盈起来，或擎着小花，或扭着蛮腰，仿佛电影中夹道欢迎的群演。

场面是热闹了点，不过，小满是有态度的，将满未满，满而不溢，姿态丰满却不失谦恭品德，犹如乡间待客之道。乡下来客，没有繁琐礼节，主人招呼落了座，立刻添米酒。漂开醪糟，微黄浑厚的水酒舀了来，客人手捧大瓷碗，咧着嘴，双目凝视汩汩而入的水酒，满了满了，好好好。在水酒与碗口几乎齐平时，主人的敦厚与客人的实诚合二为一，真正的圆满。

于南方而言，作为节气的小满，既指时令的特点，雨水陡增，江河积水盈满，也是农人对自己的叮嘱。“小满不满，干断田坎”“小满不满，芒种不管”。雨水是南方水田的血液，小满时节若不蓄水，田坎干裂，到芒种时水稻便无法栽插。北方多旱地，以种小麦为主，雨水贵如油，小满时分不指望天公动情落下热泪，一望无垠的麦田早已茵绿，穗子

时过境迁，小满远不止三候。雨水是多了，阳光来的时候仿佛燃起的火把，微温，微热，最后成了一道耀眼的白光。更多的时候，小满之气又如田间地头一个独饮的老头，一盅过后仰头又一口，看着地里的稻苗，看着远方的青瓦，桐子树荫下的黄狗舌头下拉出一道清涎，酒的后劲也上来了。

生如夏花之绚烂。小满里的石榴花细碎地散了一树，在同样细碎的枝叶间殷红点点，宛若十八姑娘得意的碎花裙。蓝花楹正当时，蓝得发紫，紫得发青，虚虚渺渺，袅袅娜娜，像炊烟，像梦境，像思绪，是小满里的婉约派。

小满，小满。文字的充盈无法尽道令节的丰盈，句读之妙就在点到为止。我想，这也许便是文章的态度。

一旦抱有“死缠到底”和“绝不放过”这个要横斗狠心思，一开始就算定了

不与“锯子”争锋

□杨德振

有这样一个故事：一条蛇从锯子边经过，扭动的身子不小心触碰了一下锋利的锯齿，顿时让身子破了一个小口子，鲜血直流。蛇认为这个“敌人”太可恶了，决定报复它；凭借自己以往的对敌经验和修炼的绞杀功夫，蛇用身子将锯子紧紧盘绕起来，因此，不停地用劲，把锯子箍得紧紧的，企图“绞死”锯子……

最后，蛇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至死也未明白：锯子怎么那么“坚强”？居然毫发无损，自己却丧命了。

联想到现实生活中，类似于这条蛇一样蠢的人还少吗？我见过这样一个人，他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本来很快乐顺利的一次，一个同事无意中开玩笑，伤了一下他的自尊心，他便无限放大和纠结难受，愣是不肯原谅和放过同事的过错；因此，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对那个同事损贬、打压、嘲讽。那个同事本来就很平庸，又不学无术，游手好闲，不求上进，“破罐子”破摔，见这个人不断

地打压嘲讽自己，便下定决心与他“死磕”到底。二人明争暗斗，互相撕扯，耗尽不 断。

这两个人就像那条蛇与锯子一样，来回搞“拉锯战”，最终两败俱伤。

不与“锯子”争锋，这是常识。我常想，一个要想清静、清爽和舒心，就不要去招惹和企图报复那些类似“锯子”的人，碰到这种人，完全没有必要去“斗智斗勇”、“克敌制胜”，要知道，你投入的精力、智力、物力越多，自己受到的伤害就越 大、越深，不值得。到最后，输的不是别人，难堪和受伤的一定是自己，耽误前程的也是自己。

有一位哲人说过，一个人要想过得幸福快乐，就不要与恶俗之人和世上的烂事纠缠、斗狠，得理时要饶人，不得理时更要饶人、让人，一旦抱有“死缠到底”和“绝不放过”这个要横斗狠的心思，则一开 始就输定了。

听说石榴是中国域外的水果，但居然在宋代画里就可见踪迹

诗/画/石榴

□朵拉[马来西亚]

第一次看见石榴是在画里。

还没有电脑的年代，在距离中国遥远的南洋，学习水墨画只能到处搜寻画册，找中文书也非易事，遑论中国画册。一回看到宋朝佚名的《榴枝黄鸟图》，惊艳，视线无法移开。宋朝的工笔花鸟精细浓艳，色彩丰富绚丽，有部分审美格调较高的画家，用笔纤细，艳丽之外，构图空灵优雅，意境恬淡又充满诗意，《榴枝黄鸟图》就是一幅代表作。

那时刚开始学画小鸟，看图要参考的是那只黄鹂鸟。但更加吸引人的是鸟儿背后那两个石榴，一个完整，另一个熟得爆开，露出累累的果粒。稍感意外，听说石榴是中国域外的水果，但居然在宋代画里就可见踪迹！

寓意喜爱、红艳夺目的石榴是画家喜爱的题材。然而也有画家笔下石榴只取黑白不上颜色。总是水墨淋漓、构图独特的徐渭，一幅没有灿烂颜色的《榴实图》，简简几笔，形象鲜明，题上“山深熟石榴，向日笑开口；深山少人收，颗颗明珠走”。大写意作风，以少胜多，以简胜繁。

受到徐渭粗放画风影响，笔墨简练，喜欢把画面形象作夸张表现的朱耷，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权的第十代孙。自视为明代遗民的他，以画翻白眼的鸟和鱼出名。笔墨简洁至借墨如金的朱耷，几幅《石榴图》都不着色，墨色浓淡相间，图中有两个果实的，有时让一个

榴裂开来见浆果，也有单只一个的，枝干往往三两根，叶子寥寥数片，署名八大山人。

齐白石坦承自己心甘情愿当“青藤”和“雪个”的门下走狗。“青藤”指徐渭，“雪个”就是八大山人朱耷。他特别喜欢画蔬果，作品平易近人又触动人心。从他一系列红色饱满，水墨酣畅，表现出充满喜悦欢乐的石榴，看得见他的热情洋溢。

被誉为“石鼓篆书第一人”、“文人画最后的高峰”的吴昌硕，82岁那年画的《石榴》被誉为“精品之作”。构图比之前提到的画家都要更繁复精细。两个大石头后边长着石榴树，上面三个石榴，中间还有一个熟透的果实，又有一个淡墨色的挂在石头边，还两个橙红色石榴索性就在地上。款识为：“度索之桃难手移，石榴啖胜鲜荔枝。榴皮壁上慨题诗，人非东老亦解颐。寿翁下笔诗尤奇，非仙而仙神委蛇。贯彻仁兄诗人五十大寿，用吕纯阳以榴皮题诗沈东老壁上之意颂之。乙丑春，吴昌硕，时年八十二。”以石榴祝寿，亦是多子多福之意呀！

汉代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，开创了古老文明的东方大国与世界文明交融碰撞的新时代。文化丝绸之路的先行者不只把汉朝的文明远播西域乃至世界，带去丝绸、茶叶、陶瓷，也把西域的农作物带回汉大。这其中包括葡萄、胡麻、石榴等。后来再遇见石榴，也是画册上南宋鲁宗贵的“橘子、石

榴和葡萄”，题“吉祥多子图”。绚烂明艳的水果，寓意硕果累累、多多益善。

画家尤爱描绘成熟石榴，最喜表现石榴的一道裂口，露出果肉，犹如颗颗红宝石争相涌出，这形态和动势，取题“榴开百子”。亲戚朋友婚嫁，可当最佳礼品，祝愿新婚夫妇子孙繁衍，家族兴旺。

寓意美好、红艳夺目的石榴是画家喜爱的题材。然而也有画家笔下石榴只取黑白不上颜色。总是水墨淋漓、构图独特的徐渭，一幅没有灿烂颜色的《榴实图》，简简几笔，形象鲜明，题上“山深熟石榴，向日笑开口；深山少人收，颗颗明珠走”。大写意作风，以少胜多，以简胜繁。

受到徐渭粗放画风影响，笔墨简练，喜欢把画面形象作夸张表现的朱耷，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权的第十代孙。自视为明代遗民的他，以画翻白眼的鸟和鱼出名。笔墨简洁至借墨如金的朱耷，几幅《石榴图》都不着色，墨色浓淡相间，图中有两个果实的，有时让一个

榴裂开来见浆果，也有单只一个的，枝干往往三两根，叶子寥寥数片，署名八大山人。

齐白石坦承自己心甘情愿当“青藤”和“雪个”的门下走狗。“青藤”指徐渭，“雪个”就是八大山人朱耷。他特别喜欢画蔬果，作品平易近人又触动人心。从他一系列红色饱满，水墨酣畅，表现出充满喜悦欢乐的石榴，看得见他的热情洋溢。

吴昌硕，82岁那年画的《石榴》被誉为“精品之作”。构图比之前提到的画家都要更繁复精细。两个大石头后边长着石榴树，上面三个石榴，中间还有一个熟透的果实，又有一个淡墨色的挂在石头边，还两个橙红色石榴索性就在地上。款识为：“度索之桃难手移，石榴啖胜鲜荔枝。榴皮壁上慨题诗，人非东老亦解颐。寿翁下笔诗尤奇，非仙而仙神委蛇。贯彻仁兄诗人五十大寿，用吕纯阳以榴皮题诗沈东老壁上之意颂之。乙丑春，吴昌硕，时年八十二。”以石榴祝寿，亦是多子多福之意呀！

古井

□梁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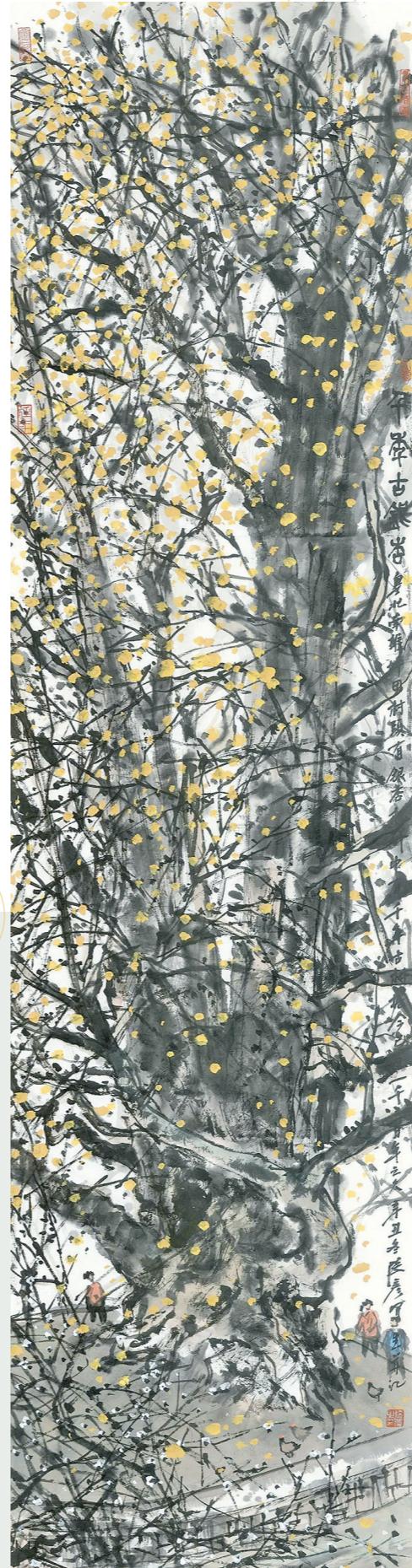
用大麻石砌就的井壁，爬满了岁月的苔。那时，一巷子的人，吃喝洗漱和打扫卫生都用井水，每日里井边都是熙来攘往，我也是挤在人群中打水挑水玩水洗衣的那个。后来，离开老巷，再后来，老巷拆建，听说填井的那天，巷里的老街坊几乎都来了，一圈又一圈地守在井边，一脸的不舍和沉重。我知道，曾经寄存了我许多年少往事的古井，从此不在了，我只能在记忆里，与它隔着岁月相望。

古井曾哺育了一方人，依靠古井生活的人，对古井都有深厚的感情。就好像五羊村的村民，现在不用到井边打水做饭了，但还是会不时到井边看看，让一颗在红尘中疲倦了的心，安静下来……

伸手拨弄井水，一股清凉直透心窝，不由想起小时候住在老巷时的那口井。那井也很老很老了，四边形，边长约一米，井深约六七米，

千年古银杏（纸本设色）

□张彦



这哪里是炼油厂、钢铁厂？分明是天宫阙落到人间



星河落人间

□黄康生

30万吨级原料码头像在布阵，密集的灯火璀璨如星辰。码头边，大小轮船来来往往，进进出出，溅起不一样的灯光，给钢城平添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。轮船上的灯火密密匝匝，疏密有致，与码头的灯光、天上的繁星交织在一起，让人无法分辨出哪里是城里的灯火，哪里是天上的星星。

天上的星星密密麻麻、挨挨挤挤，倒映在海里，如千万点萤火闪烁。

“最暖万家灯火处，最喜人间喧嚣时。”不知从何时起，千家万户的灯火亮了，一时间，钢城变成了灯的世界，光的海洋，灿若云霞，暖如火烛。从空中俯瞰，钢城宛如一座童话的城市，让人如痴如醉，浮想联翩。

油城灯火连星汉，高炉炼

塔近斗牛。此时，天上人间、城里城外全是灯火。密密匝匝、高高低低的灯火如水晶般剔透，又犹如火焰般的妖娆。

灯影里的油城，明艳如斯，灵动如斯。

夜色在燃烧，灯火也在燃烧。渐渐地，灯火与灯火接连在一起，缀成一条七彩游龙，在空中盘旋翻腾飞舞。那绵延不绝的灯火不仅点亮城市的璀璨夜色，更点亮了城市的彩色梦想。

巍然矗立的常减压蒸馏装置、减压塔、裂解装置石塔、裂解装置急冷油塔向天空和远方放望去，星火交织，光影交错。这里是炼油厂、钢铁厂？分明是天上宫阙落到人间。

醉眼看人间，处处繁花开。

地打压嘲讽自己，便下定决心与他“死磕”到底。二人明争暗斗，互相撕扯，耗尽不 断。

这两个人就像那条蛇与锯子一样，来回搞“拉锯战”，最终两败俱伤。

不与“锯子”争锋，这是常识。我常想，一个要想清静、清爽和舒心，就不要去招惹和企图报复那些类似“锯子”的人，碰到这种人，完全没有必要去“斗智斗勇”、“克敌制胜”，要知道，